

冬天的况味

□钟 芳

早晨起床,寒凉直入肌肤,搓一搓手,轻轻呵一声,口中冒出一团白气。忽然的,冬天就这样悄悄地来了。庭前经霜打过的叶子带着对夏的思念和秋的眷恋,极不情愿地猝然脱离枝头,一片一片簌簌落下来,灿灿地铺满一地,就像一层彩色的地毯。“清寒入山骨,草木尽坚瘦。”宋代大文学家苏轼,一语就道破了冬季草黄、叶落、花谢的景色。

推开门,一阵强劲的北风裹挟着突如其来的寒潮不期而至,打破了大地的宁静和安详。给灰蒙蒙的天空增添了几许萧瑟和落寞。无边无沿的雨帘,将山川笼罩在烟云的迷蒙中,渐渐沥沥,益发凄清婉约,我感到了阵阵刺骨的寒意。冬天的脚步,在清冽的雨变得坚定而稳健,一切都在有条不紊

地进行,没有丝毫的慌乱和急躁。

初冬的苍穹更加湛蓝辽阔、清澄明净。走上郊外的田野上,莹白的寒霜洒遍田间地头,闪烁着片片银光,这个时节,茫茫原野,庄稼早已收归仓内,土地袒露出赤诚的胸怀,开始孕育来年的力量。放眼远望,田野里新长出的一垄垄麦苗,一畦畦油菜探出头来,为土地披上了冬装。相信有了今冬的积蓄,明年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。最引人注目的,是河滩上一大片茂密的芦苇荡,芦花雪白,如棉,如丝,风采浪漫,被风吹向一个方向,像古时军队出征旌旗猎猎,威武雄壮;有的芦苇还未完全老去,青黄错杂,自由恣肆,英气勃发;有的芦苇已全部老去,枝叶金黄,仿佛在诉说秋的离愁, 冬的凄凉……渔舟在时宽时窄的河道中轻盈地穿行,仿佛有阵阵渔歌传来,橹桨声虽轻,却也不

时会“嘎”地惊起一片水鸟,扑棱着翅膀飞向远处。这个时候,时光仿佛与我无关,我只想轻轻地走进芦苇深处,静静地停泊下来,与湖光水色相看,将这寒冬的阴郁一丝丝、一缕缕地拂去。

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水人家。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, 断肠人在天涯。” 举目望去,远处那许许多多的树,也是冬日里一道别致的风景。冬天的树木,落尽了昔日的繁华,却依然仁立在朔风里等待春天,将铮铮铁骨尽皆暴露严酷的寒流中, 展示了逆境中奋起的风姿。无风的日子, 树就那么静静地站着,庄严肃穆,光秃的枝丫直指高空,像是一种无言的抗议。走在寂寥的枝丫下,我仿佛可以感受到树的高傲与倔强,它似一位年长的智者正迎着风雪, 练就了不畏艰险的意志。一场风霜,树就会坚定

邂逅草原

□徐光惠

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风景,草原便是我心里一直想拥有的一片天地。

爱上一个地方,就像爱上一个人一样,会在梦里一次次地想念,一次次地渴望,一次次地幻想。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,如果有一天终于和草原美丽邂逅,我究竟会是怎样一番模样?

当我背起简单的行囊踏上旅途,一步步向草原靠近的时候,我知道,我已将这片土地思念了无数个日夜。路边全是清一色的藏式房子,每座房子都非常有特点,用一块块青色的碎石堆砌而成,整齐且有规律,而且绘有不同的图案,颜色鲜艳,花纹各异,房子周围种满各种美丽的花儿,犹如童话一般。途中,遇见几个朝圣者,面对过往的车辆和我们注视的目光,他们旁若无人,整个身子匍匐在地,一步一叩首,嘴里念念有词,神情异常专注而虔诚,让人叹服不已。

带着一路风尘,我终于站在了草原面前,顾不得满身疲惫,我抛下行囊,张开双臂,向着梦中的草原飞奔而去。我想用我的心去拥抱草原,拥抱这一片辽阔的土地,去感受草原的自由和辽阔。

草原的天空如蓝色的大海般清澈纯净,云朵洁白柔软似溪水缓缓流淌。在这里,天空离我是那么近,感觉伸手就可触摸到。连绵起伏的群山在遥远的天边勾勒出黛青色的线条,绘出一幅草天相接的画面,山坡上,长长的经幡在风中飘舞。草原上的野花儿竞相绽放,点缀着碧绿的草原。脚踩在草地上,软绵绵的,青草上的露水掠过脚踝,感觉凉凉的。我小心地挪动脚步,生怕把

花儿和青草踩疼了。空气里充盈着淡淡的花草和泥土的香气,沁人心脾,让人感觉神清气爽。草原上的青稞在阳光的照耀下金灿灿的,一派丰收的景象。绿草碧海间游荡着慵懒的牛羊,三五成群地在草甸上吃草,头也不抬,不用牧人看管,悠闲而又安详。

这时,不知从什么方向,微风送来旷古高远的草原牧歌,浑厚豪放的蒙古长调随着悠扬婉转的马头琴声向我奔来,又飘向那遥远天际,让人如痴如醉。此时,我就像一个躺在母亲怀里的年幼的孩子, 细听聆听着草原母亲的心跳和喃喃细语。

来到草原是一定要骑马的, 当地牧马人看见游人便吆喝开来:骑马喽!骑马喽! 尽管有些惧怕,但我还是鼓起勇气决定尝试一次。牵引我的牧马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穿着一身藏袍,晒得黑红黑红的脸蛋上,一双并不大的眼睛却非常有神。他小心地扶我上马,牵引着马儿在草原上慢慢跑起来,心里的恐惧也渐渐消失。听着“得得”的马蹄声,任风吹起我耳边的长发,感觉自由而畅快。下马时,我邀请小伙子一起合影留念,他羞涩地站在我旁边,脸上露出憨憨的笑容, 那笑容淳朴得有如这草原。

这就是远离了喧嚣城市,远离了浮华红尘的朴素纯美的草原,面对草原,我忘掉了一切,浮躁的心变得温柔而安静。我无法将草原的美景一一记录下来, 但我把心留在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上。或许,我渴望的并不是如画的山水,而是一种胸襟,一种像草原一样博大的胸怀,我的心已经深深融入到这片梦中的草原。

紫花连天熏衣草

□鲍安顺

有一位女友从新疆伊犁河回来,她说那儿有2万多亩成片的薰衣草迎风绽放,犹如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令人目不暇接。女友告诉我,时值八月,当她置身于风景醉人的花海之中,那种心境是无以言喻的——女友说她不想离开那片美丽的花海世界,她想做一位花农,或者嫁给当地的花农做太太。

女友去伊犁之前,她说说要去那儿看薰衣草,因为薰衣草的淡蓝紫色的小花楚楚动人,形成的无边花海是一片广阔宁静的美丽世界——薰衣草的美丽宛若半梦半醒的人生状态。她回来之后,更加意味深长了,她把薰衣草的花香比喻成“淡远温和”的天籁之音,香味长久而有余韵。女友还说,她在阳光下信步花间,仿佛全身的一个衣角都弥散着一种冷香,幽远深蕴的香意朦胧,仿佛初恋时光的甜蜜温柔,有一种千山万水也阻隔不了了的依念之情。据说,薰衣草也正是让所有信步花间人的衣襟“染香沾馨”,才因此得名,它是一种世界闻名的香料植物。

据说薰衣草产地很多,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与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,都是世界最著名的两大薰衣草的主产地。每年到了花开季节,一大片一大片的薰衣草,在山坡与平原地带形成了花海世界,如波浪般起伏,此时的大地紫光掠影,山丘坠满了漫天星光——美丽绝伦的风景让艺术家们蜂拥而来,纷纷拍摄艺术照片、浪漫电影、明信片的封底……在法国的普罗旺斯,与薰衣草竞相开放的还有向日葵、波斯菊、郁金香等,而在中国新疆天山山脚脉下的伊犁河谷,那儿不仅是“伊人天然香草园艺场”,也盛开着黄花油菜、红土豆花、雪青的欧薄荷花……当你租一辆自行车,在蓝天白

云和香风中,沿着小路缓缓骑走,会在无边的美丽风景之中如醉如痴。

曾经听人说, 薰衣草是世界上最美的赞美诗,是花朵王国最楚楚动人的图画, 是神奇的天堂风景和遥远的人间风光。正是因为如此,它才蛊惑而激发了许多艺术大师的灵感与智慧——著名的艺术家有塞尚、凡高、莫奈、毕加索、夏卡尔……还有美国作家费兹杰罗、英国作家 D.H 劳伦斯、法国作家赫胥黎、尼采等人,那篇彼得·梅尔的《山居岁月》,更将普罗旺斯的声名推向巅峰,世界名著也因美丽的薰衣草而天下闻名。

女友从新疆伊犁回来,为她的老公带回了一只瓶装的薰衣草,她说薰衣草是一种爱情草——女人把薰衣草撒在男人头上,就可以检测男人对自己爱情之心的真伪了。在新疆听人说,薰衣草的美丽花语是心怀一颗“等待爱情”的虔诚之心,而它的坚贞之举,正是表达一种“远行天涯之心”,也就是对于爱情的追求,尽在情系天涯的漫漫追寻之中。为此我突然想起,曾经欣赏偶像剧《薰衣草》时, 切实感受到这种人性化香草所散发出来的风情、快乐、沉思、忧伤……

女友还带回了薰衣草做的香枕、香包、香袋、香水、香皂、香烛、香精油……以及许多散发着薰衣草香香的化妆品。她把这些都分给了女友们,而我却得到了她馈赠的一份分小袋包装好的薰衣草花茶,还有一包用以泡浴用的“芳香药草”。女友说,早在两千年以前,罗马帝国的王公大臣们就喜欢泡浴在薰衣草浴液中,或谈论国家大事,或闲聊散侃,据说这是一种最早的“芳香疗法”的洗浴风情,可以提神醒脑,健体强身,起到许多保健功能的养身效果。

我听了,非常羡慕女友在八月走过新疆之旅的“薰衣草之路”,在想像紫花连天的美丽色彩与芳香流连之中, 一种无穷无尽的眺望之情风起云涌。



铜陵蓝

可可 摄

秋叶辞

□王举芳

不觉已是深秋。

窗外那一片片淡若轻烟的浮云,以澄澈的明润,横陈排出道道的深邃。有风缓缓吹来,窗台上落下几片叶子,在这午后的寂静里,它们是那样淡定从容。

拾起一枚落叶放在掌心。它没有了生机,没有了明媚,没有了朝气,却分明感到它正演绎着另一种诗韵——那是翠绿与枯黄的故事,不需要赞美的词语,早已成为伸展的诗歌。

“我是一枚小小的落叶,总是随风四处漂泊……我就是落叶,我也有我的美……” 远处传来《落叶》的歌声。树下的少年,用吉他弹奏着失落的情殇,嘶哑的声音在风中徜徉。爱

已风干,雨后蝶变的美丽,是独属于心底的记忆。那记忆如此简单, 如同落叶,飘落距离,其实不远,从枝头到地面,也就是最后几秒钟的思念……

风徐徐,落叶叶纷纷。凋零交换了满树的繁华,但我仿佛听到了一声声呼吸, 这呼吸来自季节的深处,仿若大地的心跳。

叶子不能永远带给人们绿色,生命的轮回中,它将化作春泥,滋润明年和它一样的新生。因为它知道:它是根最生动的希望!

阳光照在身上, 丝丝温暖传遍全身。此时,心静、淡然。魂同秋叶,飘舞在秋风里。

包容是一种境界

□李素贞

包容是一种境界。

法国作家雨果曾这样感叹:“世界上最宽广的是海洋,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,比天空更宽广的是人的胸怀。”

而在古老的东方,也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:“宰相肚里能撑船。”于是,我们发现, 包容超越了国家、语言、民族和文明的界限,它是人类共同拥有的美德,是至今仍然闪光在人性中的神性光辉。

包容是一种深邃的智慧,海纳百川, 有容乃大。包容是一种坚毅的力量,壁立千仞,无欲则刚。蓝天包容了雷鸣闪电的狂虐,所以湛蓝深邃。大海包容了惊涛骇浪的猖獗,所以浩渺无垠。世界包容了天地万物,所以精彩纷呈。

自古以来, 包容就是人们立身处世的大智慧。

《尚书》有云:“有容,德乃大。”《周易》有云:“君子以厚德载物。”《老子》有云:“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。”佛教更是劝诫人们修行忍辱,“大肚能容,容天下难容之事”,达到“心包太虚,量周沙界”的境界。

包容是一种美好的心性, 是一种

博大的胸襟,是一种能够放下一切的气度,是一种淡定从容的洒脱,是一种俯仰自如的风度。

包容不是胆小,不是怯懦,而是胸怀宽广,心有乾坤。包容不是畏惧,不是退缩,而是体谅他人,体贴对方,凡事为对方着想,不苛责对方,不苛求对方完美,承认对方有缺点,而且能够宽容对方的不足之处。包容不是软弱可欺,而是心灵强大。

包容是一种高贵的品质、崇高的境界,是精神的成熟和心灵的丰盛。有了这种境界和品质,人就会变得豁达而坚强。包容是仁爱的具体体现,释怀别人,善待自己。有了包容之心,你就会远离仇恨,避免灾难。包容是一种生存的智慧、生活的艺术,是看透了社会人生以后所获得的那份彻悟和超然。有了这种智慧和艺术,我们面对人生的成败得失,就会从容不迫,淡定处之。包容是一种力量、一种自信,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力和凝聚力。有了这种力量和自信,你就会胸有成竹,最终获得人生的成功。

当你真正地学会了包容,有了容人之量,坦荡真诚,你便能领悟生命的真谛,洞察人性的种种弱点,从而走出思想的误区,成为生活的智者。

哦,大地

□丛奉璋

载着
阳光的灿烂
和冰雪的清冽
哦,大地

如蓝的梦幻
它要告诉我们什么
面对波涛 我们又懂得了
什么

星 空

多么浪漫
这满天繁星

海 洋

浩瀚
而且深不可测
但睁着眼睛

博大的呼吸吞吐着璀璨
几何光年之遙
演绎宇宙的诗

我想到
生命的瞬间

海洋的世界与大地迥异

行香子·咏黄山松

□周敏

旭日将昕,岚气氤氲。倏奇松,
铁骨铮铮。悬崖绝壁,雾海苍冥。看
显鲸身,显龙爪,显鹰翎。

惯临烈日,笑傲雷霆。历沧桑,阅尽
阴晴。芸芸春短,尔自常青。任满天
风,满山雨,满溪云。

人生小品二则

□翠湖闲人

失手与换手

有名与无名

张大千晚年患目疾,难以作工笔画了,便改以泼墨、泼彩法作大染, 青绿重色与黑墨浑然一体,形成色墨融合、光彩有致、意趣天成的妙景。他自己称这样的画法为“狂涂”。目力不济了, 工笔改写意,细笔改泼墨,虽是出于不得已,然而使画事另辟新境, 艺术焕发新光彩,亦是大千之幸事。

某次梅兰芳演《醉酒》, 饰杨妃,有掷帽于高力士的情节,帽子应恰好落于高力士之手。然而梅先生不慎失手,帽子竟落在了地上,梅先生不动声色。饰高力士的萧长华急中生智,改变台词:“娘娘,这回您真的喝醉了,奴婢在这呢。”落幕后梅兰芳走出, 有票友上前贺道:“您这戏又改了? 越发地生动了”。

失手了当然不是好事。失掉了用熟的手法,破坏了原有的完美,怎能不使人懊丧?眼睛看不清了,泼墨写意的手法,正别有一种神韵;帽子丢失手了,更利于表现贵妃的醉态。失掉原来的一手,换成新的一手,结果境界别开,气象一新。如果你丢掉了原有的优势, 何妨根据自己的现状,且换一手、变一变试试看呢?

棉花物语

□董改正

在亚历山大帝东征之前,欧洲流传一个传说: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种神奇的羊树,它的枝条上结果如绵羊,有腿有尾,身上覆盖着白色的绒毛,更神奇的是,狼最爱吃这种植物——可能是因为它像羊吧。东征之后, 他们才知道:“印度有树生羊毛,柔白而佳美,土人用以织布缝衣。”

从传说到事实,花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。公元1世纪,阿拉伯商人将亚洲精美的细棉布带入欧洲。那时中国正值汉代, 强大而雄赫,但这些织品可能并无中国姑娘的细腻,因为那时候棉花在中国只有少量种植,那应该是尼罗河女儿们的温柔。15世纪,英格兰开始出现棉花种植,随后,英殖民者将它带到北美殖民地, 这里自然条件适宜, 开始大规模种植。18世纪中叶, 棉纺织业率先脱离手工织机,开始了机械化生产,英国工业革命由此发轫,并如火如荼,波及欧洲各地。欧洲开始了纯棉时代,而在利益的驱使下,工业革命的成果也开始惠及美洲、亚洲等地,逐渐实现花开天下暖。

巨大的需求导致棉花种植园开始向美国北部延伸,种植主认为“人们不敢向棉花开战,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敢于向棉花开战,因为棉花就是王”。他们理解的棉花是利润, 并为此护航的坚船利炮,所以它是王, 是“太阳的孩子”——当然也有棉花抵御寒冷的品质在。

在农耕中国,棉花是华夏文明

的母亲花,不敢想像,如果没有它,中国的人口能不能持续增长,能不能积淀下辉煌绵长的文化,会不会因为寒冷引发更多揭竿而起而又不能成功的革命,想像他们在严霜雪雪的冻馁中倒下, 想像许多妇女孩子衣不蔽体,冻成饿殍,真不能不感激我们的邻国印度,那是佛的国度,那里生长出一种叫棉花的花。它是母性的、佛性的,花开二度,先如莲,白或粉、紫或黄,花开天下暖。

高耸绵延的山脉挡住了寒流,印度的日均温度最低 25 摄氏度, 对棉花的需求远不如她的邻国中国,所以棉花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,经过几个世纪的摸索,终于在积弱却又富庶的南宋大面积种植,超过了原产地印度,就像佛教来到中国一般。之后马背上穿动物皮袍的大元也认识到棉花的意义, 设置了“木棉提举司”,“责民岁输木棉十万匹”, 温饱而天下宁。黄道婆在松江传授种棉技术,改造织机,自此“松江棉布,衣被天下”, 棉花种植迅速发展并超过桑麻, 棉花成为我国纺织业的主要原料。到明代, 棉花代替了桑麻的位置,棉花“比之蚕桑,无采养之劳,有必收之功,得御寒之益。”“把酒话桑麻”的诗句停留在了唐宋。

天下若是没有棉花会怎样?无论是欧美,还是亚非拉,都是不敢想像的。如果人类没有向着温暖的祈愿,会不会没有工业革命? 我这是痴想了。棉花,带有印度佛国的阳光,带有中华母亲的苦难温柔, 带着北美西欧向着温饱富裕的梦想, 完成了她的意蕴:她是太阳的女儿,她是母亲花。